



原生态

文化散文 书系 (叁)

忧愁的哲学

寻找

毛眉/著

她以余秋雨式的文化叙述，向困扰了人类千年的自然生态命题发出了哲学方式的叩问，那深邃的苦吟和空灵的放歌，让我们倾听到了先哲的低语，使我们与早已揖别的人类童年再度重逢。

毛眉的文字正在被热烈地阅读和传抄，他们与她们，情愿占用某一个休闲日，跟随她的思绪，去奔赴一场场关于人生，关于理想，关于生命，关于崇高和尊严，关于卑贱和自省的思想盛宴，去完成一次次涤荡灵魂的精神漂泊。

中国华侨出版社

 原生态 | 文化散文 | 书系 (叁)

忧愁的哲学

寻找

毛眉 /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愁的哲学寻找/毛眉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222-571-8

I. 忧… II. 毛…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6129 号

● 忧愁的哲学寻找

著 者/毛 眉

责任编辑/崔卓力

装帧设计/周吾设计

版式制作/华 静

责任校对/钱志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16.75 字数/216 千

印 刷/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2-571-8/I·56

定 价/2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64443051 传 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序：一部忧愁寻找着的精神自传

我又如期来临，来临这片铺往天外的雪原，接着昨天杂沓的脚印，继续彷徨。

新疆给我的人生展开了一个场景：圆天、圆地、圆圆的雪野。我喜欢这种最大幅度的敞开，最大幅度的辽阔。一个在露天里经历了四季的新疆人，首先得是这样一个腹地广大的人。

新疆的冬天在时间上太长，新疆的大雪在空间上太厚，满天满地的雪，永生一样的无边无际。这样的场景注定我在雪原上彷徨，如寒带植物一样缓慢生长。

一场场大雪，用它的平整，修葺了戈壁，掩盖了荒滩，看似单调，却用掩藏起来的事物的骨质，暗暗地逼人就范。雪原上有一种广大的敌意，雪意压境时，总让人如临大敌，我认识到了这敌意。

在新疆，最壮丽的景象是一个几乎已经熬成了半神的人，不肯认命地与寒冷所进行的一刀一刀的肉搏。像福克纳说的那样：“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一个人不能永远地忍受

寒冷。”

但是，在那忍受寒冷的地方，在空无所有中却长出了一丛丛思想的冰棱。雪原上既有我杂沓不已的脚步，也有无所不至的思想、铺天盖地的激情、雪中取火的希望。

我在内心忙碌着，每根骨头都挤满了被寒风吹立起来的寒刺。面对难以狂澜的命运，我在雪中彷徨。在这片理性稀薄的雪原，我已徘徊了数个冰川世纪。我得打造出一双那样的眼睛，即，能够把空空中虚无缥缈的事物整理好，把不在场的秩序整顿好。

徘徊在这片不可告人的雪原，让红色的羽绒服成为这片雪原上一个暖人心怀的标点，标出人的位置。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那正是新疆的气势。

这是一个内敛的世界，一个素净的世界，一个敞开、无际的世界，一个暴戾的、刺目的世界，彷徨雪地，我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雪地里，那些踩出的踌躇，无不是思想逗留的痕迹，圈圈点点，无意间就成了一张思想的地图，但我不知道怎样抉择才算是符合了真主的旨意，怎么做又算是落入了撒旦的陷阱？这一切，都要依靠从旷野中提炼出智慧来。

放眼一望，纯净而绵厚的雪原留下我向四面八方各种渠道突围不得、溃不成军的痕迹，一路上丢盔卸甲。但我暗暗地坚持着在有光的雪原上人的存在，经年地着迷于雪地里的徘徊，着迷于不断树起新的思想体系，又拆除旧的。

在四面八方的雪原，上下求索，左右横渡，慢慢地酝酿着一层慧解。雪原上布满许多推倒重建的思想废料，西风卷起一场场的吹雪，将它们层层掩埋，而我力图使得每一种感情、思想、信念、准则，轮番经受检验和评估，使最后站立在雪原的，是一种经得住挑剔的高贵的存在。

有过一段内在生命和外在生命的双重中断，在那些可怕而严峻的日子里，我渴望雪地里的徘徊能使我遇到一个震撼的主旨，它不

是佛陀、不是耶稣、不是真主、不是上帝，我把他叫做伟大的未知者，拽着他的袍子，让他陪我挨了不少新疆的严寒，他使我对事物的洞察达到一种更深的疑惑，更大的惊愕，他大意告诉我说，人不能有纯粹的虚无。

我需要一个长长的独处，用以重建思考的连续性，希望能够在旷野的混沌中缓慢地走出一条窄窄的秩序之路，以达到旷野中的自救，因为，我听到了“旷野上的呼告”。

传说，有一个希伯莱的先知，向来自荒漠的犹太人发出号召，要他们填平沟谷，削平山头，为上帝开出一条路来。但犹太人没有听从，先知的号召成为了荒野上无人理睬的呼告。

我在透明而反光的雪原上，在炫目的眩晕中，遭遇着致命的自我置疑。为了打破这种密封的透明，我必须在旷野上发出声音。

但我却长久长久地失语，并进而失聪，进而失明，进而失路，进而失踪……

没有人听见我在前有沙漠，后有雪原的旷野上失语的呼救。

耶稣所以是耶稣，因为他被钉在白杨木上；佛陀所以是佛陀，因为他告别了荣华来到了一棵树下；穆罕默德所以是穆罕默德，因为他经历了星空下的醒悟、山洞里的冥想……，只要你经历了这些天路，你也会是他们……

事情正是这样，旷野里的呼告，一旦有了回音，就有了追随，呼唤者就成了走在最前面的先哲，他的身后是一长串连绵不绝的宗教，而如果没有回音，就会消失在旷野的风里，传达给更遥远的事物。

一个成长于野外的“自学者”，我所面对的不是传统，不是书籍，只是存在。提着一盏“存在”的冰灯，照亮上下五千年。我在这里不是取代了别人的思考，而只是补上了自己的思考，我让把持不住的思想的野火，在雪原一遍又一遍地烧荒。

我没能创造一个宗教，但一个人在野外徘徊得久了，呼告得

久了，自然会有另外一串看不见的事物跟随着他，也许，会是种种元素，也许，会是事物的精髓，在旋涡状、星云状地跟随着他？

精神的来来去去无伴无侣，每一缕纠缠的思维都寒至齿凉，每条挺进的思维都带着凛冽的气息，线性而尖锐。在此地界，想要获得一位精神的联袂，几乎无望。

历史的主渠道靠正史的弘扬，它听不见旷野里的自言自语，看不见雪原上的踽踽独步，它用史深千里，吸走了一切动静，让个体的思想者消失得没有一声叹息。

目标虽然还在前面，一个失路的人却无路可走，雪原上四面八方的所谓的路，无非是踌躇。

徘徊，是一种思想者的姿态吗？踌躇，是认识的开端吗？

虽然，一个冰川世纪以来的踌躇、徘徊、彷徨、困惑与求索，所有拼打厮杀的苦难无补于当代思想史，但并没有白白受苦。我在这里经历了以自我的天问为起点的哲学史的重叙以及一个独白者在精神的自治区里所进行的思想史的重建。

下雪天是我的良辰吉日，是我一次理论思维的节日。我需要一场场大雪来进补，接上通天之气。在一场场暴雪横扫之后，我会一眼看到世界还未被利用的那个样子，感觉到在还没有任何先哲的时候就有了我，一种遗世孑立。那时候，整个雪原上回荡着一句台词，“太初有言”。

希腊神话里有一个故事：四季之神的女儿被地府的冥王掠去做冥后，一年中只有夏季才能回到母亲身边，于是，四季之神只有在夏季里才繁茂起来，到了冬天，失去了女儿的母亲黯然神伤，大地一片萧索。

难道，上帝在为雪原选择生命类型用以填空时，之所以选择我，是为了让我来给萧瑟的母亲以养女的安慰？于是，四季之神便赐我一场谁也不会注意的、舞台背后的生活，清静得如同修行？

而雪原，也理应徜徉着这样一个因无知而无畏的灵魂，来慰它

冻得结结实实的寂寞。

雪，带着神意的亲切，为万事万物穿上开斋节日里的新衣。——只有在浅色中、朴素中、空旷中，才不妨碍内在的视力。

我于是决定，在月亮一样亮的雪原和雪原一样冷的月亮上，将咬紧牙关的自述直讲到地老天荒。

那段时间里，我的全部生命就是等待，等待自己上场。

然而，单纯的承受、忍受，期待、等待，不是人生的目的。生活哪怕是一场冒险也不该是一场白白的等待，一场空空之剧。只是，我的时代尚未到来。

多年地守望，守望在高高的烽火台，既守望同伴，也守望敌手。班氏父子的辉煌隐入帷幕，玄奘的白马踢踏着远去，林公则徐的暗渠依然流淌，他们，是我一点点可资凭借的学术背景。

在大块大块的空白里，只能把空空的能源用于思考，用于对哲学的忧愁的寻找。

冬夜里的头脑特别清醒，思路异常尖锐，我一点点地摸索着自学，听见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那么，雪原是我的表象吗？

在那些个雪夜读禁书的漫长中，无论是对哲学的打捞，对历史的梳理，对文学的坚持，都不过是在借它们的广博来使我荒凉的人生过得超拔一点、快一点、宽一点、松一点，我服膺这些学科像每天晚上服用安定片。

我会在书中毫无顾及地只凭本能，去爱好历史中的一方，去偏袒哲学中的一派，以此为通道，在那个并没有自己位置的时代里活上一场、爱憎一场。我想，这既不能算做是一种哲学观点，也不能是一种历史方法，更不会是一个文学流派，它只不过是人在边缘的一种活法。

也许，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令人沮丧的、难以忍受的。只是，把那样的时刻当做一个无限小的片断，镶嵌于永恒，这样的时刻就不那么难以忍受了。我于是在雪原上搜索，搜索那些闪光的象征。

我发现，读陈子昂要在这样的冰天雪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二十二个字，开唐诗之卷首，成千古之绝唱；

读曹雪芹要在新疆雪原，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独钓寒江雪”，“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这样的句子是在雪原上写成的，骨力豪放，句势天成，每个字都劲气充周，他们都是冰天雪地中一个个元气淋漓，心血鼎沸的人；

而在大雪中肉搏到最后的我，干脆就成为一阙继起高古的文体，夜夜“月黑雁飞高”，夜夜“大雪满弓刀”。

这片最旷达的内陆，在等我旷世而来，供我徜徉、徘徊、彷徨，它是我的一部分自况、一部分自传，从中获取一份属于新疆人的精神生活。

在这里，头上是偌大的、没被切割的苍天，脚下是偌大的、没被阻断的戈壁，在这天地无限的地方，在西北，在新疆，在天山北坡，在昌吉，在有着生存的智慧与地域的善良，因为不得不因地制宜而实干的人们中间，有着我一份真正充裕而自觉的生活。

我庆幸这个雪原不是纪伯伦的黎巴嫩，不是蒲宁的俄罗斯，不是泰戈尔的印度，不是爱默生的美洲，不是川端康成的日本，不是聂鲁达的南美，不是鲁迅的浙江，不是沈从文的湖南，不是李颀人的四川，不是艾芜的边疆……，而是我的新疆，我壮阔的北中国。

从大雪压境中突围，我的心灵产生了大幅度的蜕变，曾经的铁马金戈，破冰踏河，激情与愤懑都成为过去，我以平和、醇美、光辉和亲切，取代了锋利。

长长地舒一口气，曾经的暴烈、尖刻、怪癖、忧郁与锋如剃刀。总算过去，还记得，锋如剃刀时，为了避免伤人，我疏远了所有的亲人。

如今我也会莞尔，也会有“一轮明月到床前”的喜悦，会有“卷起帘来看天下”的襟怀，从一个玄衣人焕然成一个大红T恤、天

天出发的旅人。

人对自己的笑来之不易，哲人把这种笑称为神祇的笑。我以这种神祇的笑来整理从前的苦难。把那些在寒冷中写给抽屉的札记整理出一部分，像是整理出一条在大雪压境中突围的路径，并顺着这条路径照亮它周围的情形，照亮它曾经的分裂与疯狂，照亮它曾有过的失语、失聪、乃至失踪，用以祭奠那场雪中突围。

雪原以周圆的形式向我围拢过来，一切意义都在这里得到了重新的集合。我发现，一场雪，即使在午夜，也是亮的，是那种从里往外透出来的亮。

我熬过一年年几乎熬不过去的严冬。这既是一种天罚，也是一种天赐。像亲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如史的命运注定你将寂寞与孤独、徘徊与彷徨，大块大块地吞下去，然后动用骆驼的胃，蠕动、吸收、反刍，直到对所有的灭顶之灾都镇定自如，这，既是规律，也是定数。

我相信这个物质的、物理的世界，凡事都有一个程度，正因为我把石头泅渡了中国思想史那条凶险的暗河，几经呛水，几经沉沦，这才得以流出峡口，到达宽泛的水面，成就了我的精神自传。

轻轻地咬住那匹贩运了数个世纪的著名的丝绸，只听得一阵裂帛之声，我用撕下来的白丝带轻轻一束，献给你，——我彷徨于新疆五个冰川世纪以来的一部忧愁的哲学寻找。

目 录

序：一部忧愁寻找着的精神自传 (1)

为流淌的思想寻找容器 (1)

—— 看看同时代的人们，那么轻松就写篇散文，那么轻易就谈点思想，那么信手就拈来一套哲学，那么轻浅就唱点爱情，让我羡慕人家真是举重若轻。听他们流行地哼唱：“亲爱的，我愿摘颗星，送给你。”我就暗自里想，送颗星岂不便宜？星星又不是你们家的，送了人对你毫无损失，但如果是新疆，如果是新疆人，如果是我，说到爱，我会把自己的翅膀折下来，送给你去飞翔，把自己的蹄子剥下来，送给你去奔跑，把自己的眼珠献出来，送给你去眺望，把自己的皮剥下来，送给你去过冬……，桩桩件件都断骨伤筋。——

散文，把散步中的散淡盛起来 (7)

—— 散文是最讲究质地的，它有着极其宽阔的思想视野，既能

表达出奇的愤怒，也能表达彻骨的悲凉，是一种自爱 and 自遣的样式，作者的个性总是在散文中出奇制胜，人在散文中藏不住自己。有性格的散文一定要等到你从整体中剥离出来、突围出来，成为个体之后，才会产生，好的性格散文尤要等到你单刀独臂，形销骨立，成汤成汁，成灰成烟。——

牵着语言走出海市蜃楼…………… (15)

—— 无论谁，只要你到了应付不了生活的时候，就应该像卡夫卡那样，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西出阳关遇故人…………… (23)

—— 中原的大地和蓝天凝固着一张不变的脸谱，那个脸谱的名字叫做传统，那里的一切各有所属：蝴蝶是庄子的，月亮是李白的，梅花是林和靖的，莲花是周莲溪的，菊花是陶渊明的，杨柳是贺知章的，黄鹤楼是崔颢的，春雨是杜甫的，枫桥是张继的，清明是许浑的……——

古尔班沙漠上那一捧焚毁的沙子…………… (30)

—— 你只有在自己的心里挖出一口甜井，才有可能穿越旱季。所谓“心存活水，自有清波”。不能在别人的水井旁流连忘返，须有自己的水井，须在干旱中自己满溢，自己降露，自己做焦枯荒野上的云，然后，再自己降雨。——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囚徒…………… (41)

—— 界限有时候不是铁丝网，不是石灰线，界限有时候在哨兵的心里，哲人说，人是天生的“越境者”。——

在哲学的高度上耸立着一只天鹰..... (52)

——我常常蹲在地上，看动物留在雪地上逃跑的爪痕，来猜测这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动物。我相信石头上所留下的鹰的拧抓，定然是一篇惊心动魄的檄文，如那一通“击鼓骂曹”。——

最是那棵滴泪的胡杨..... (61)

——在火中劈里啪啦爆出汗的胡杨，简直是植物世界里一个命乖运庆的另类，直让人不忍卒睹。连皮、带肉、带骨、带泪，以及精神、灵魂与气息都献给了人类，唯恐不够地报答着土地。——

一指禅意出棉桃..... (73)

——新疆的天空是钢板、新疆的戈壁是钢板、新疆的雪原是钢板，好在新疆的棉花是柔的，新疆的沙漠是柔的，捧起一朵棉桃时，心境是柔的，如果能把灵魂放进一朵棉桃，会有一个不错的冬天。我喜欢倾听棉桃开放时细腻的声音，像仙女轻轻地推开了一扇心扉.....——

让雪莲的冷香染遍世界..... (82)

——迫视雪莲的内心，见它透明、苍白、散发光芒，有珍珠内壁的光芒，浮雕出一种透明的寂寞。往它身边一坐，但觉四处有阑珊。它像一位冰雪聪明的才女，让你“忍听羌笛，吹彻梅花”。雪莲是像李清照、林黛玉那样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仙为态，以冰为骨，以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的女子，她们久住严寒地区，结晶又结晶，剔透又剔透，到后来，莲已婵娟，婵娟已莲。——

吸吮葡萄的时候就吸吮了新疆…………… (91)

——“我的灵魂重负着成熟的果实，谁来采摘？谁来快乐地分享？难道没有一个心地善良而慷慨的斋客，以我献给朝阳的第一份厚礼作为开斋的早餐，从而减轻我丰裕的重负吗？”“我的灵魂同陈年的醇酒一同盈涌，难道没有一位焦渴者前来取饮？”“假如我向人伸出空手而得不到东西，那当然是苦恼，但是假如我伸出一只满握的手，而发现没有人来接受，那才是绝望呢。”——

抖动着天山屋脊的白杨…………… (99)

——在基督徒中流传着一种传说，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是用白杨木做的，白杨自感罪孽深重，自此以后，有风没风都簌簌发抖。每当我试图走近一棵白杨，并靠上去时，它都会把罪感的战栗传递给我，我便和它一起发抖。——

父亲是一条茶水流成的河…………… (108)

——蹲在炉前的父亲，端着布满茶垢的缸子，炉火将阴暗对比直接打在父亲的脸上，那张线条分明的脸是我生活中的阴郁。父亲的背影总是在炉前，他的威严被围困在寒冷里。他一辈子和炉子说的话，比和我说的话多得多。父亲在这样漫长的新疆寒夜里，日复一日哑默成一头动物。——

生命是一场没有对手的博弈…………… (118)

——雨果用莎士比亚来填满时间，莎士比亚用哈姆雷特来填满时间，哈姆雷特用他的怀疑和复仇填满时间。每个人都这样头顶着一场宿命而来，为了完成某种期待，像林则徐，专程来放一把虎门大火，像阿炳，专程来送一首神曲《二泉映月》，像凡高，专程来送一幅《向日葵》……，这些人都是使命一罢，便抽身走人。头顶上，

北天的星貌森严冷峻，仰望北斗，唯北有斗。那北斗七星也是一盘壮丽的棋，令人目摇心悸。它又是谁布下的棋局呢？在那里一局未终，而观棋不语的人已不知逝去了多少代。——

在雪原的囚牢里修补心灵的抓痕 (127)

—— 一切时代都会浓缩为个人。无论卢梭的林中散步，还是苏格拉底站着的思考，还是我的雪原之囚，都是一部个人的史诗，是用个性化的行为写就的，而灵魂只有在私我空间里才会闪烁最肆意的个性之光。——

穿着红色胶鞋在冰峰间突围 (132)

—— 人在黑暗中固然无法前行，但人在透明中则干脆无路可走。战战兢兢穿过这片水晶宫。这时，每一丛生长缓慢的苦艾呀、骆驼刺呀、铃铛草呀，都把这烨烨闪光的冰壳当镜子照，它们果然照到了自己的美丽，于是，整个雪原重又饱满起来。——

用静默筑造起来的喧嚣 (139)

—— 我决计建造一个暖巢，我得解决自己的灵魂保暖问题，建一个外在和内在的无人之境，在那个温暖的窝里，度过风，度过雨。为捧在手上的一块新鲜热豆腐般的灵魂找一个安放的地方，否则它总是占着我的手，竟什么也干不成。——

抄那条最近的路回到童年 (148)

—— 我们并不知道自身是怎么回事，却总是想要超脱。在不知意义为何物的时候，却为了意义披肝沥胆那么多年，这个结果给了我长久的叹息。——

森林是树叶最好的归宿 (160)

——一种更伟大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只能是另一种生活，我们完全可以使眼下的生活变得伟大起来。生活对于抱怨者来说永远是抱怨，对琐碎者来说永远是琐碎，对于苦难者来说永远是苦难……，只有对于一个智者，所有的抱怨、琐碎、苦难才开始是一件喜事。——

在月亮上阅读那份关于真理的清单 (168)

——大师有大师的自信，大师有大师的襟怀。只因为对自己的自信不足，才导致了对他人的襟怀不够。一匹斑斓绵长的传统丝绸，遭遇了市场经济的大潮后，就开始不断缩水，那曾经的宽襟长袖处处捉襟见肘，方方面面显得尺寸不够。——

一颗钻石就是一粒凝固的阳光 (178)

——在托尔斯泰的感召下，罗兰渴望着宏伟的作品，向往着对生活作史诗式的概括。他说：“为了表现一个风暴，不是描写每个浪头，而是要描写整个激动起来的海洋。”当我终于起意将新疆这艘装满至宝的旱船拖入海时，我得用所有结晶了的矿产，为自己压舱。——

邀一尊顽石做心灵的舞伴 (191)

——凡刻在石头上的，无不成为文化。一个皇帝的痛苦是单独一个人的痛苦，一旦刻在了石碑上，就成为了诗歌，就变成了一种悲哀的凯旋，这就是石头这种宇宙质材的力量。这些石头从叠纪、三叠纪、侏罗纪，到白垩纪……海洋和大地在亿万年间分分合合、推推挤挤，准噶尔不知花费了几百万年，才呈现给我今天的样子，我想，那是人类无法以爱和恨抵达的太古鸿蒙。——

孤独是眺望远方时的那片空白 (204)

—— 印度老头泰戈尔说，印度文明发源于丛林而不是在都市，那儿，有人，有空间，唯独没有人群拥挤，但空阔不曾迟钝印度的心，反而辉煌了他的思想。他通过冥想进入世界深处，建立灵魂与景物的联系。印度不是在物质财富上展示文明，印度文明的舵手是隐士，是衣不蔽体的苦修者。新疆的文明也不是发源于都市，而是天山雪水。新疆人至今有着不为生活所动的深厚，环境巨大的苦难与生活的细碎磨损都不能真正伤害他们的灵魂，他们始终保持着对高山、河流、绿洲与天国的热爱。——

山的存在就是一种挑衅 (217)

—— 有了博格达这个观察的顶峰后，从此不再需要新的群山。在这里，我感到我的活动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得到提升，我在这里遇到了一切最高处的问题。剩下的事情是，要想超越博格达，就只有长期做云，——山高哪碍野云飞。——

逃亡是人类童年唯一的渴望 (225)

—— 尽管过去了几千年，涌现了那么多的大哲，但那些回答不了的问题，或者回答不全的问题，一切属于哲学的问题，都还留着。在这个问题域中，我并没有迟到。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次，我们应选择生活得自信一些，而不是过于羞怯；生活得完整一些，而不总是局部；应选择秩序而不是混乱，选择不把自己的生命糟蹋掉。我必须在有限的一生中，找出该事物与其他万物的内在一致性。——

每个人只有一个世界可以穿梭 (234)

——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没有长留故里，写下殷殷